

永恒的话题

文
化
中
国



粉墨功名

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门 岗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

粉墨功名

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门 岍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门岗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10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乔力,丁少伦主编)
ISBN 7-80629-773-1

I. 粉... II. 门... III. 元曲-作家-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292 号

总体策划 丁少伦
责任编辑 何冰 赵志坚
装帧设计 李兆虬 戴梅海
插图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250001)
印 刷 山东省日照日报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彩页 4
字 数 202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济南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一、堂堂大元：一个矛盾纠结的大帝国	
——动荡变异中的元曲家们的复杂心态	8
唱锦绣簇华夷：乍入新朝的喜悦	11
叹不读书有权：仕途无望的愁苦	19
讽胡言乱语成时用：对时政混乱的厌恶	24
歌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颓放	29
谈功名于我何用：与世无争随缘而过的安乐	35
怨黄金带缠着忧患：处于官场倾轧中的惊悸	41
恨无上天梯：怀才失路的愤懑	47
问世道机变何时参透：为跳出苦海的渺茫追求	53
悲断肠人在天涯：蹉跎岁月落寞度日的悲哀	59
斥奸佞专权坑害民众：忍无可忍满腔愤怒	64
二、弦管粉墨：曲中情思纸上功名	
——处于社会下层的元曲家们的风采神韵	71
甘为梨园领袖曲词状元：士林中等辈伏低	74
力争书会夺魁新编竞演：需是我辈编撰	81
拼个占断排场万马争先：出奇制胜逞才情	88
歌舞杂剧独步新声第一：咫尺舞台万里风云	94
演奏弦管声声粉墨春秋：偶倡优而不辞	100
摹写人物风貌皆由己意：以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106

刻画世态炎凉人情世故:戏台上考试人伦·····	114
品评历史烟云人物得失:满目沧桑感慨万千·····	121
戏说神仙踪迹问道求佛:但求人生平安·····	126
审视平民生活百姓情趣:推小人物上文学殿堂·····	134

三、长天悲歌:以有用之才寓乎声歌之末

——不同处境下元曲家们各自的人生意趣·····	142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放荡无羁的关汉卿·····	145
天涯羁旅孤苦行:落魄一生的马致远·····	152
知荣知辱牢缄口:乐山乐水的白朴·····	157
苍天负我我负苍天:满怀激愤的乔吉·····	163
无可奈何长声叹:身为吏役的张可久·····	170
忧时忧民编曲唱:以曲为疏的刘时中·····	176
濯足长思万里流:勤政爱民的张养浩·····	182
向往山林乐逍遥:厌恶官场的贯云石·····	188
指斥权奸胆气豪:书揭五门的曹明善·····	193
半生未得文章力:为元曲家立传的钟嗣成·····	198

四、蛤蜊风味:别与知味者道

——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元曲家们的文化精神·····	204
创建功业歌颂英雄:流不尽的英雄血·····	207
儒者为尊读书为业:男儿需读五车书·····	213
爱好自然追求自由: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219
憎恨丑恶匡扶正义: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	225
歌颂清廉鞭挞贪赃:一心儿敢与民做主·····	232
讽刺陋习教化人伦:人伴贤良智转高·····	239
情爱高贵粪土功名:愿有情终成眷属·····	245
滑稽玩世放浪形骸:莺花寨中逞风流·····	252

结 语	260
附 录	265
元曲家大事年表	265
主要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78

引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朝代。说它特别,其一,这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华夏,施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朝代;其二,这是一个版图疆域空前地广大,并为当今中国奠定了地域和首都所在地的朝代;其三,这是一个多民族杂处,各种宗教信仰并存,不同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的朝代;其四,这是中华民族中的儒生这一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是这一阶层人士心理最不平衡的朝代;其五,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激烈斗争的朝代;其六,这是一个对外开放,重视工商,大力发展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朝代;其七,这是一个城市经济畸形繁荣,社会从上到下注重享乐,因而促使市井世俗文化大发展的朝代;其八,这是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由雅到俗发生大转折的朝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元曲,在民间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终于形成了,成熟了,并逐渐向世人展示了它耀眼的光辉。

一大批元曲家先后登上当时的文坛,虽然他们生活的朝代不再是强汉盛唐,他们睁眼所见皆是儒生被凌辱、民众被欺压,时时处处让他们愤怒;他们已不可能像唐宋文人那样饱读诗书,不再有科举之路使他们可以有希望平步青云;他们在高压之下,忍辱偷生,无可奈何地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是为新王朝国土的统一、疆域的广大、南北交通的畅达而兴奋,他们希

望自己的才华能够为时代所用。蒙古贵族对于汉族文人们的效忠,有一些人理解,有一些人则无动于衷,特别是一些靠武力争得权贵的人,他们把持政权,坚决反对在要害部门和决策机构使用汉人。久而久之,文人们对新王朝的政策有了了解,一些人大失所望,一些人怨气冲天,一些人看破红尘,一些人随遇而安,一些人沉沦市井,一些人隐居山林……从唐五代以来在民间流行的曲子词,到文人手中曾形成一种新的诗体——词,并在宋代极其繁荣,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但是北方国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时,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汉族音乐自然而然地相互交融,形成新的音乐,它们在节奏上和风格上与唐宋传统曲调有很大的差异,形成“北曲”。用北曲歌唱填词形成时尚风气,就产生了那一时代的“流行歌曲”——散曲。沉沦市井的文人们立即发现了这种新的乐调,他们闲来无事,就用这种民间流行曲调填起新词,遂使散曲更加迅速传播,由社会下层而达社会上层,连蒙古新贵中的一些公卿宰执也都作起散曲来。当然,散曲作家的中坚力量还是社会下层处于市井中的文人们。

散曲只是抒情,于是市井间的民众创造了“说话”的形式来讲述故事。但是讲述并不能满足市民们的娱乐要求,于是就有了表演故事的形式产生,在宋有宋杂剧,在金有院本。宋杂剧和金院本都是把音乐、舞蹈、讲述、歌唱、滑稽等等艺术综合到一起的戏曲样式,只不过它们都比较粗糙、简单,也没有完整的剧本,没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作家,还处于中国戏曲的初级阶段。现今宋人、金人所留下来的绘画和墓中出土的雕塑、俑像,可以使人们窥见当时的演出场景。元代文人在市井发现民间用当时流行歌曲表演故事,这种新的杂剧样式要比宋杂剧、金院本容量大得

多,也足以使他们的才情得到充分发挥,于是相当一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中,这就使中国古代戏曲迅速成熟起来。当时中国北方的大都、平阳、东平和南方的杭州都是杂剧演出的繁盛之地,至今在山西许多村镇还存有元代戏曲演出的舞台。由于有一批元曲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剧作产生了,元杂剧再不同于宋杂剧,也不同于金院本了。

元曲家是中国最早一批优秀的戏曲作家,关于他们的创作总貌,可从元曲史家钟嗣成所作的《录鬼簿》中窥知。《录鬼簿》和佚名作者所著《录鬼簿·续编》是研究元曲史和中国戏曲史最早的权威性著作。而元曲家夏伯和所撰写的《青楼集》则是关于元曲家和当时演员交往情况以及演员才干、演出情况的真实记录。至今在山西还存留有元代演员在那里演出情况的壁画和刻石记录。由于元曲创作和演出的繁荣,元杂剧的刻本在民间就出现许多,今天还能见到元刻杂剧 30 种本,而元曲家杨朝英所编辑的散曲集《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也都流传至今。

元曲家不同于以前的文学作家。其一,以前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文学创作几乎都和仕进、政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诗文如此,连唐传奇也曾蒙上过这种阴影。据说唐传奇的产生就来自于文人的“温卷”,就是在参加考试前先写篇传奇送给考官,使考官了解自己的文笔和才华。这些都成为文人获取功名的工具,难免就使唐传奇沾染上官场言不由衷的习气。其二,以前的文学创作都和孔孟之道、儒家教诲、传经布道有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学很讲究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学背负着沉重的道学包袱,已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就是这样,作家也决不可离经叛道。其三,以前的文学有一个传统的风格要求,那就是要温柔敦厚,讲求“中和”之美,不失“大雅”

正气。要隐忍,要有分寸,有节度,怨而不怒,决不可放纵情感,决不可行文偏激。作家讲求的是有道德修养、文学修养,可是作来作去,传统文学却失去了朝气、生气、活气。元曲家创作和仕途经济毫无关系。明代人不了解元代的情况,仅凭元曲繁荣、成就杰出,就以为元代和唐宋一样,也有以曲取士的科举制度。这纯粹是臆断。他们站在传统文人的立场,以为一代文学的繁盛必和当时政治提倡相关。然而元曲家的创作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科举无门、当政者蔑视的情况下,众多曲家不约而同努力创作,形成了一代元曲的繁荣。因而可以说,由于元曲家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心酸史,元曲是元曲家们饱蘸他们自己的辛酸泪水写成的。元曲家的写作最不具功利目的,元曲是元曲家们真实情感的披露,内心里呼唤着人本的普遍要求,反映了人性的基本愿望,因而对传统的社会道德,诸如忠、孝、节、义之类自觉不自觉地发出了反叛的呼声。元曲是元曲家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用他们的勇敢拼搏精神创作出来的。元曲家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令文人难堪的境地,他们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成为文学界的“绿林好汉”,但他们却实在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替天行道”,因而元曲的风格恣肆狂放、粗豪老辣,不讲含蓄,不论中和,读元曲,则直如见元曲家本人。

元曲家在他们的曲作中纷纷抒发他们的忧郁、愤懑、痛苦、不平,有时则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他们毫无隐晦,直抒胸臆,务求痛快淋漓。他们或写自己对官场险恶的诅咒,对宦海风波的惊惧,对贪官污吏的痛斥;或写他们自己游山玩水的快乐,隐居林泉的情趣,以渔樵身份指点江山,评说历史风云;或写他们自己的独特志趣、爱好、交往,以及在酒酣耳热之际的颠狂、风流;他们之中一些人更时时不忘世事,为百姓众生

鸣不平,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伸张正义。元曲家与历代文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身处社会下层,为官者也多不据要职,没有实权,因此元曲家是历代文中最接近百姓和民众的作家,最能反映民众呼声和愿望的作家。元曲家虽然身不参政,但他们的血是热的,不要看他们的曲作歌颂退遁隐居,不要看他们的曲作反映的尽是避世、玩世思想,其实他们希望参政的意识更强烈。越是得不到,越是不能得到,越是更加追求。元曲家的心境并不平静。“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正是元曲家精神面貌的写照。元曲家在现实社会不能为官,不能参政议政,但是他们却能创造出一个戏曲世界,弦管声声,锣鼓咚咚,舞台上扮演出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历史风云,当今时事,说古道今,指桑骂槐,尽情表现出元曲家的政治见解与治世方略,更表现出他们非同寻常的才华。“江湖状元”、“山中宰相”,尽可从弦管粉墨中获得世人的首肯。他们的神韵风采为世人所瞩目,元曲家实际上就是那一时代文坛的骄子。其中佼佼者,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被人称为“元曲四大家”,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被人誉为“天下夺魁”。乔吉、宫天挺、张可久、贯云石、张养浩、刘时中等皆为一时著名曲家。

元代,不仅以北曲演唱的杂剧兴盛,在南方,从宋代就产生的“永嘉杂剧”即“温州杂剧”——也就是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剧样式也在继续发展,为了和北杂剧区别,人们称之为“南戏”。南戏在元代后期也产生了一批作家,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就是高明和他的《琵琶记》。传统论说元曲家,往往把南戏的作家排除在外。其实,南戏也是元代戏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元曲的成就也应当包括元代南戏的成就。高明所作被后人奉为“南戏之祖”,实是元代戏曲的光辉。况且在元代,北杂剧和南戏

已经相互交融,杂剧作家创作南戏者大有人在,马致远、史樟、沈和、萧德祥、刘唐卿、曹子贞等皆作有南戏剧本。无论是北剧还是南戏,它们都是用当时流行的乐曲演唱故事,都为当时民众所欢迎、所欣赏;它们共同流行于元代,一起打破了传统的雅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它们共同把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平民百姓推上了文坛、戏台,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人物画廊平添了许多新的人物形象。这就使俗文学和通俗文艺蔚然勃兴。

元曲的精神,或者说元曲家的文化精神,说到底,就是它的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元曲家已再不是以前文学作家高高在上、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样子,他们已被最高统治者从“七宝楼台”重重抛了下来,他们从云间天上跌到了民间,于是对民众的喜怒哀乐比历代作家都更加熟悉和了解,有的元曲家甚至已和民众息息相通。所以,元曲家最能代民众立言,为民众呐喊。元曲家所呼唤的平等、自由、真情、廉洁、法治无一不代表了民众的呼声,这种具有进步的、民主的、离经叛道色彩的精神,无疑是元曲家对历史文化的进步、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平民化精神指导下的元曲家们,生活意趣和创意趣又各有不同:有的身历官场,诉说宦海风云变幻以及官场上无情的倾轧,以及自己对权奸的谴责,对那些腐朽、丑恶的厌恶;有的归隐林下,歌颂自己清静无为、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以及对神仙世界的渴望,对世事的讥讽;有的身居市井乡野,与普通民众相处,讲述民众生活的艰难,表达自己对民众贫困生活的关心,对民众遭受冤枉的不平,以及对古代英雄的歌颂,对清官的赞叹,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元曲家是在元代特定环境下所产生出来的一批作家。元代已没有了强汉和盛唐的气象,元曲家自然也无能力改变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只能长歌当哭。然而元曲家有一定民主和

进步意义的文化精神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却起了极大的启发作用。明代文学高扬“以情反理”的大旗,虽然有哲学思想的因素,但元曲家们所开创的元曲文化精神却直接哺育了明代戏曲家们的传奇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元曲家多姿多彩的文化精神永远闪烁着独特的光彩,富有永久的魅力。

一、堂堂大元： 一个矛盾纠结的大帝国

——动荡变异中的元曲家们的复杂心态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们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前已建立起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大帝国，而且已经形成了以成吉思汗“圣训”为宗法的施政方略，在长期征战中也已形成了蒙古族的新贵集团。当忽必烈建立大元朝时，他必须面对他的祖父兄长辈所形成和建立的种种制度和传统，同时他又必须面对古老的中原传统和习俗，他要统治以汉族为主要人口的中原大地，

就必须行汉法,继承中原千百年来所建立起的一套政治制度,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然而汉族传统的文治德政、孔孟之道与蒙古族的金戈铁马、武力拼杀,即较先进的封建制度与文化 and 相对落后的奴隶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开创了一个地域广大的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内部却矛盾错综复杂。从忽必烈时代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帝位算起,到元代灭亡的100年间,皇位的争夺战,可以说贯穿整个元朝。虽然元朝从忽必烈开始,有几个帝王倾心改革,力图适应中原文化,以巩固他们的统治,但是守旧的蒙古贵族势力始终十分强大,这就使企图适应中原文化的统治策略难以得到彻底实施。整个元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民族矛盾和斗争、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以及农民反抗压迫和奴役的起义,在整个元朝自始至终接连不断。元朝是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不断变异、基础不甚稳定的王朝。这就是一代元曲家们不可选择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

元代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形成了元代曲家有别于历代作家的复杂心态。其一是一种天然的民族隔膜、民族抵触感,特别是由于蒙古统治者施行民族等级制度,就造成民众自然对抗,或采取与之不合作的态度,消极抵制其统治。在汉族文人或元曲家来说,一部分人奉行的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生活态度。他们或隐居避世,或滑稽玩世,将自己的才华全部倾注于元曲的创作之中,用元曲来抒发他们的苦闷、痛苦以及种种不得意的情感。其二是一种受传统的建功立业的功名心所驱使,以我堂堂华夏文明岂可一朝沦落的救世之心出发,要积极入世,争取为仕,要做大元朝统治阶层中的一员,并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尽

力保护、传播、宣扬中原儒家文化。元曲家的这一部分人歌颂大元朝统一天下的功业,歌颂元代帝王的治绩,其目的无非要想方设法进入官场,其用心可谓良苦。其三是面对现实,无论在野或为官的元曲家,他们都切身体味到元朝统治者所施行的民族等级制度的痛苦。在朝为官者更体味到元朝官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在野者则深深体味到被压迫的难受滋味。他们之中有些人愤怒了,在曲作中大声指责元朝的黑暗;有的人沉沦了,他们在曲作中宣扬及时行乐,不必再多问世事;有的人看破了红尘,讴歌超脱绝俗;有的人冷眼看世界,与世无争,自吟自唱自得其乐;有的人不甘寂寞,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功名富贵,其中得意者高歌其春风得意,失意者则低诉他们到处碰壁的悲哀;有的人因不同机遇进入官场,但也因此更多了解了官场的内幕,或极叹仕途的凶险,或呵斥奸佞的专权,或倍感索然要从速隐退……元曲家众口一词——都在用新兴的曲作诉说他们各自的情感。虽然元曲家们所说所唱内容不同,情感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代文人复杂的心态。他们所作所唱乃代表了那一时代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最真实的声音。

总而言之,元曲家各种各样的咏唱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堂堂大元,是一个矛盾纠结的大帝国。

唱锦绣簇华夷：乍入新朝的喜悦

11

从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之后，历经五代十国混战、辽宋夏金对峙，直到元朝建立（1271），才结束了中国近 400 年的分裂局面。“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